

在墨爾本。一個台灣藝術家

文：張書萱

陳曉朋自台北藝術大學畢業後，即赴紐約Pratt藝術學院攻讀藝術碩士，之後參與格蘭菲迪蘇格蘭駐村計畫，沉澱六年再次出國深造，她選擇墨爾本，在這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藝術家自主空間 (Artist Run Initiative/Space) 城市裡，陳曉朋重新地位，作品反芻生活經驗，輔以她在部落格發表的文字記錄「繪畫筆記」(paintingnote.blogspot.com)，清晰地描繪出自我創作輪廓並再現這個城市。

巨大星空的點，無限水平的線，明朗色塊的面。這是南半球大陸的空間體。（以下斜體文字均節錄自陳曉朋的「繪畫筆記」(paintingnote.blogspot.com)）

La Vie：當初為何選擇去墨爾本念藝術？

陳曉朋：那個時期考量到經濟與效率，澳洲學費不似歐洲昂貴，且不用再學第二外國語言，便選擇申請澳洲的學校，當時有申請到雪梨、坎培拉、墨爾本三個城市的學校，其中，位於坎培拉的澳洲國家大學學術排名最高，但有位老師建議我，最好選擇與藝術較為Close的環境，經過上網搜尋，墨爾本是澳洲的藝術中心，且去過的朋友也說那裡的藝術氛圍較重，所以我去了墨爾本大學的維多利亞藝術學院，之後轉到皇家墨爾本理工學院美術學院完成博士學位。

**「和紐約給我的感覺相反，墨爾本的物理（外在）樣貌是水平的，我的心理（內在）狀態是垂直的。
這大概是地球兩邊的一種自動平衡現象。」**

La Vie：相較於紐約，墨爾本給你的感覺？

陳曉朋：墨爾本城市景觀(物理樣貌)是水平的，沒有摩天大樓，不似一般大城市或台北，住宅人口密度那麼高，念博士期間，相較於過去在紐約的生活，是偏向封閉內省，抽象地進行自我對話，所以如同一種垂直狀態。

**「墨爾本有全世界密集度最高的藝術家自主空間 (Artist Run Initiative / Space)，它們通常隱身在狹小的巷弄和破舊的公寓中，屬於樸實無華的陽春空間。
在這些秘密基地裡，年輕藝術家發表未必成熟，卻帶有鮮活色彩與能量的作品。即使不一定有明天，藝術家自主空間總是散發出一種青春時光與事物開端的美好氣息。」**

La Vie：為一個藝術創作者，你是怎麼觀看這個城市？

陳曉朋：墨爾本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藝術家自主空間 (Artist Run Initiative / Space)，如同台北早期的「乒乓」、「新樂園」或伊通，沒有商業色彩，一個替代空間，屬於藝術家們自己聚集的小天地。全澳洲最多畫廊亦在墨爾本，這邊的人是喜愛藝術的，而且他們會在生活中接近藝術，就交通、城市規劃而言，對藝術家生活也是友善的。

La Vie：墨爾本藝廊的特色？

陳曉朋：墨爾本的藝廊規模比較小，但各有性格，分布上也有一些地域特色，例如Richmond那裡有一條Albert St.，有7家藝廊同時開在那條街的前後巷弄。市中心區的Flinders St.循著格子狀街廓走，也可發現數家藝廊，因為地段關係，這邊的藝廊多半是偏華麗路線，其中以全墨爾本評價最高的Ana Schwartz藝廊為代表。Brunswick和Northcote區域，因為地處偏僻，房租便宜，有許多舊時廢棄廠房，現在也為許多藝術家的工作室，我那時便是住在Brunswick。另外Fitzroy區，有一條街就叫Brunswick，這裡有藝廊、設計師手工藝品店和咖啡館，也別具風情。

「墨爾本，這個城市一天有四季。」

「只有在墨爾本，你才能充分體會收看氣象報導的重要性。」

「天空與海邊的藍色、樹葉與草坪的綠色，以及太陽的黃色。這是墨爾本夏天的三原色。」

La Vie：根據你的觀察，墨爾本城市文化為何？

陳曉朋：墨爾本的巷弄文化很發達，小巷子裡隱藏許多塗鴉作品和Cafe，身置其中非常舒服享受。很多人會用「歐洲風格」形容墨爾本，我覺得並不公平，墨爾本自有氣質，又更精緻一些，很多店營造的

氛圍讓你會想要賴在那裡一整天。市中心內，新舊建築共融也是經典的城市景觀樣貌。

La Vie：生活上有甚麼有趣的經驗？

陳曉朋：交通非常便利，我是一個路癡，但在墨爾本比較沒有這個問題，從任何郊區到市中心大概都只要20分鐘，我都是騎自行車來往。墨爾本人很愛在自家庭院BBQ，頻率之高，是一種典型澳洲的生活文化，舊時從歐洲移民的過程十分艱辛，所以男主人主掌的BBQ，讓女主人可藉此休息，聽說是有樣的典故。一天之內的氣候變化很大，出門隨時要準備雨具和外套。季節顛倒，也是南半球的特殊之處，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夏天裡的聖誕節很奇妙！

La Vie：墨爾本是甚麼顏色？

陳曉朋：飽和乾淨的顏色，綠色，墨爾本的城市規劃上留有很多綠意，也很適合騎自行車。

「我在墨爾本的作品，主要都是直線硬邊的構圖，只有第一件與最後一件是圓形的構圖。從開始到結束，這當中有一種奇妙的巧合。」

「地圖是一種由真實景觀簡化而來的平面圖，它的畫面往往具有一定的結構性。這種結構反映了真實社會運行的系統與方法。」

La Vie：你在墨爾本時期的創作，很多指涉方向，例如以地圖為藍圖，這跟你當時生活體會的關聯性，你從地圖上看到了甚麼？

陳曉朋：因為我是路痴，我在紐約的時候還沒認真看待地圖，通常是隨手去地鐵站拿一本。後來來到墨爾本，地圖是帶我認識這個城市的工具，它是一個圖中圖的概念，從自然景觀和城市規劃轉變而來，它的尺寸變小，且經過化約隱含結構性，但又要能再現城市樣貌，對我來說一方面是很真實的，卻又很抽象，非常有趣。我在墨爾本時期的作品從小單元開始，學校的地圖，到整個城市的架構，還有文字的部分，像是一種自然巧合。

**「澳大利亞是個奇怪的國家。
住在那裡的時候，你每天抱怨它。要說再見的時候，你開始想念它。」**

La Vie：墨爾本連續蟬聯全球最宜居城市的寶座，你的感想？

陳曉朋：墨爾本是真的很適合居住，舒服的環境，交通便利，城市規劃下的樣貌是易於親近的，不會找不到方向而產生壓力，視野是開闊，人口密度又低，生活品質很高，悠閒中帶有秩序。

（原文刊載於《La Vie第107期》，臺北：麥浩斯出版社，頁116-119，2013）